

杂碎汤

一袋蔬菜

文／文金



三枚西红柿、四只黄瓜、半把青菜，还有一托盘鸡蛋。二十九元三角。

超市货架琳琅满目、堆如积山，而我目不斜视直奔所需，如同弱水三千而我只取一瓢饮。我并非不晓得超市还摆有鱿鱼海参鲍鱼燕窝，也并非不晓得它们是尊贵者的享有之物，但我对它们不闻不问，它们也从来对我不理不睬。我和它们是平行世界的陌生人。

收银台前人声熙攘，银柜清脆的开合之声此起彼伏。扫码机悄无声息地扫过条码，我选购的商品一样价贯而出跃上屏幕。这些呼之即出的一连串数字，如同我平凡生活的DNA片段，决定了我的饮食喜好、消费水准甚至生活阶层。生活就是这么锱铢必较，真实不虚。

我把购买的物品塞进布袋。布袋是我平时用来买书提书的，现在装着它们——它们和纸质书籍一样份量十足。食物和书籍都是我的食粮，只不过一种填饱肚子，一种滋养脑仁。它们都是我凡俗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物。不可缺物，您尽可以理解为：它们可以没有我，而我须臾离不开它们。它们是我的亲戚朋友同事，是我的老熟人老相好，即使常有尴尬误会甚至龃龉，我也一笑了之不与计较。

回到家，我把它们煞有介事、整整齐齐地摆进冰箱。冰箱其实不大，只是里面时常空空如也，如同大多数人的空荡荡的钱包或者干巴巴的银行卡。我们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世界，活在没有远虑只有近忧的日子，甚至近忧还常常迫在眉睫！当然，我们偶尔也天真地先天下之忧而忧。但一个连日常生活都自顾不暇的人却心怀天下心存大忧，是多么得不合时宜（只会遭致成功人士的无情嘲弄）！于是，我们对于远虑以及天下大忧的关注，常常就成了电光火石般的惊鸿一瞥，难以保持恒久的热情。现实的铁幕一旦沉重地落下，就会遮蔽人们心中绝大多数的精神路标，我也将难以例外地迷失方向。我会变得耳聩目瞎，将不再关心纳斯达克上证指数的升降，不再关心绿营蓝营红驴白象，只是一门心思关心西红柿、黄瓜、青菜、鸡蛋价格的涨跌，还有周末大促销周三大甩卖。

我买回的这些时令商品，除了价格低廉，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——那就是来自乡下。西红柿来自东城外头的土亩，黄瓜来自西沟里的菜园，青菜来自北塬的大棚，鸡蛋来自云雾缭绕的南山鸡舍。溪水滋养了黄瓜，窖水浇灌了青菜，太阳催熟了西红

柿，觅食山间的母鸡一边啼叫一边产蛋。乡下，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词语，有人从中看到了落后、贫穷、愚昧和卑贱，而我对这个词充满敬意，它是大地、河流、高山与炊烟，是朴实、勤劳、忍辱与负重。在乡间的广袤大地，每一枚种子都有机会生根发芽，及至开枝散叶，最后结出累累硕果。只有乡下，才能生长出这些鲜莹莹、脆生生的物产。而在钢筋混凝土堆砌起的城市，一切都在疯狂地畸形生长，那些游荡其间的世界不是披着油滑世故的伪装，就是揣着不可明言的阴谋与算计。

这些物产在乡下几乎一文不值，可是洗净泥土梳妆打扮成城里人喜欢的模样则会身价倍增。城市让乡下的物产价格飙升，这只是商品跨区域流通的价值增值属性的彰显。其实这些物产心底纯朴，它们从来都不在乎自己是否会被卖个好价钱——这是经销商、分销商、大卖场才关心的事情，它们只是希望尽快找一个好的归宿。它们只想把乡间土地的馈赠，原汁原味地奉献给炒锅、餐桌和味蕾，而不是一直被搁置在货架、封冻在冷库，甚至经历旷日持久的存放而枯萎腐败，从而辜负了乡间土地和菜农的期望。它们渴望绽放，在炒锅里绽放、在餐桌上绽放、在味蕾里绽放，它们想一口口地释放一波波地释放，把乡间积累的一切营养精华都释放出来，把乡间积蓄的一切自然美好都表达出来，这是蔬菜穷其一生都在期望的辉煌巅峰。

我理解它们被做成美味佳肴的渴望。我知道，它们的渴望就是我的渴望；它们也知道，我的渴望就是它们的渴望。朗朗乾坤，我们心知肚明，我们惺惺相惜。在我简陋的家中，冰箱只提供它们短暂的停留，因为我健在的七旬老母亲需要它们，我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它们，我相濡以沫的妻子需要它们，我作为一介书生也需要它们。它们将很快经历刀的裁切、火的历练、锅的炖炒，然后被热气腾腾地盛进餐盘端上餐桌，然后点燃味蕾滑入胃囊，最终变成我们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它们赐予我力量，好使我有力量抵御现实生活的刀剑风霜，并且有勇气对抗未来无限量的不确定。

有一件事我一直搞不明白：我为什么对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蔬菜如此牵肠挂肚？

我思来想去也难以说服自己。或许，我们本质上都来自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乡下。

（作者系陕西交控运营管理中心职工）

在路上

文 / 张念贻

我们说“天圆地方”，说“内方外圆”或“外方内圆”，方与圆中都蕴含着古老的东方智慧、中国哲学。我们说地方之方，何以方？大概因为地分南北西东，据此四通八达；我们又说“方寸之间有万象”、说“方圆十里不同天”，足见方圆之间学问多多。值得说到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铜钱，也叫麻钱，从最早的秦半两、秦五铢到最晚的宣统通宝，外圆内方的“孔方兄”流通中国长达两年余年。西安是座四方城，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，四方城并非西安所独有，青砖筑起的四方城遍布中国，盛唐长安规模、形制更是世所罕见。现在的西安城墙虽系明代修建，历经数百年得以完好保存并完整修复，在中国在世界都独一无二。就好像北京的四合院，原本是司空见惯的北方民居，历经高楼大厦的城市化进程，保留下来的，都成为了价值不菲的豪宅。

我十二岁从东郊灞桥到城里读书，那时候的朝阳门、玉祥门，火车站的城墙还都是荒草遮蔽黄土的豁口，刚修建的环城公园已经成为相约城墙根下的乐园，那时候的环城路还只是普通的街道，也就短短二十年间，眼看着火车站的地下隧道、北门外的立交、玉祥门外、西门外、南门外、和平门外都建成的地下通道，车来车往畅通无阻，接续相继，西安有了二环、三环，刚有二环觉得二环远，有了三环却觉得三环也不远，换句话说，我在这座城里一天天长大，眼看着这座城市一天天长大，又仿佛一天天变小，无论到哪，无论来去，仿佛一切都在咫尺之遥。

“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有了路”——鲁迅先生写下这句著名的话，是在1921年1月写成的短篇小说《故乡》结尾。百年之后，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“城市本没有环城高速，跑的车多了，便有了一环绕一环”。2022年9月，西安外环高速公路南段通车，标志着西安最大的绕城环线，也是“终极环线”的全线贯通。说来也巧，距离1992年9月，中国第一条全封闭式城市环线，北京二环全

我们这座城的方与圆

——西安外环高速公路遐思

线贯通整整三十年。

“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；啊，五环，你比六环少一环；终于有一天，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，你比五环多两环……”这首令人忍俊不禁的《五环之歌》，出自德云社相声演员岳云鹏，没想到距离他唱响这首歌也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。

天明气清的九月里，正值西安外环高速南段开通前夕，我们应邀前往采风，出于意料的是，采风的线路以灞河特大桥作为起点，一路经过白鹿原隧道、浐河特大桥、汤峪河大桥、王莽枢纽立交、午高架桥，像是秋风打马马蹄急，马不停蹄跑外环。我们看到的壮阔、是壮美、是神奇种种，听了地质地貌与施工难度的分析，才多少得知四年寒暑间背后的艰辛与不易。于我个人而言，在内心激起涟漪并涌动波涛的是，沿途所经的灞桥、蓝田、长安，依次是我的故乡、我父母的故乡、我妻子的故乡，当我坐在大巴车上凭窗而望，乡土小路如同逆流的钟，时光的表盘飞速旋转，而我杨柳依依的灞桥、炊烟袅袅的蓝田、细雨濛濛的长安，目力所及的我的乡亲们的宅地、田舍，与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的往事与足迹像一组交叉蒙太奇在剪辑、在切换，我知道，时光兜兜转转，天地换了人间。

好一个大西安的“终极环线”！据说此前有一种说法是“大四环”，之所以定名为“西安外环”，其一是因为西安外环全线270公里，要知道北京的六环全程也才不过187.6公里；其二是外环北段已经包括了咸阳市的泾阳县、礼泉县、兴平市和渭南市的临渭区。尽管国内相比较北京七环而言，国内众多城市的环线从二三环到六环不等，“四方城”的西安，最终以四环定乾坤，成就了这条黄金大干线。

外环之“环”，率先触发我联想的是国际奥运会的五环标志，是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会后，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首枚金牌的“零的突破”；想起小时候的我们玩过的游戏滚铁环，是啊，太阳、月亮、地球还有无数的星球不都

是圆的？最重要的我们的眼睛也是圆的。想起日本的圆点艺术家草间弥生，一生都在以圆点来创作，成为波普艺术风格的代表性画家，而一滴泪滚落入住，一滴雨溅落水中，形成的涟漪也是圆的。这一年，带着犬子日诵《四书》，孟子有曰：“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”，“大匠诲人必以规矩，学者亦必以规矩”。

许多年前读到过丁远峙的《方与圆》，方与圆的智慧、哲学、学问影响了许多人。的确，方是做人之本，圆是处事之道。想来也是，一路走来，我们寻求刚正与方正，拒绝圆滑却又喜欢圆润，企求圆通，渴望圆融，追求圆满。如此说来，西安的外环何尝不是对四方城的最大的光环加持。

采风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在施工过程中，创新使用了生态环保技术，全线采用的建筑垃圾再生材料多达1800万吨，相当于三个西安城墙。这让我想起十二年前装修房子的时候，舍近求远专程找车拉来灞河砂石铺设新居的地面，我以为我这是枕着灞河的乡愁入梦乡啊。西安外环接纳着城市拆迁的遗存，一条新路致敬城市的过往。服务区是行路者的驿站，外环午午服务区完全颠覆了以往的概念，是一个集购物、休闲、运动、娱乐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，即便是往来西安的过客，也能感受到一个非同凡响的西安。

一座城的壮阔，一条路的开阖，最终折射的是人的精神与风貌，值得称道的是，西安外环贯通伊始，推出的“西安微笑”的品牌服务理念，而这一点，何尝不是与“内方外圆”的西安城高标契合。

这就是我们这座城的方与圆，与我们内心的方与圆同框同圆。假如智慧如鸟飞过这座城市，你会看到这座蕴藏中国哲学的城市在天地间绽放微笑。借用一首歌里所唱到的“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；此刻已皓月当空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；让世间美好，与你环环相扣……”

（张念贻，陕西省作协、美协会员，陕西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，陕西画报社创意总监。）

絮语轻谈

在果子都被采摘下来，地瓜土豆都被从地里挖出来，南瓜、辣椒、西红柿被拔了苗，庄稼地里一片空荡荡的时候；在树叶开始变黄、野草开始枯败，所有的树木都准备要过冬的时候，人们播种下了来年的希望——冬小麦。

寒露过后，早晚微凉，虽是深秋，气温和湿度正合适，十几天后，小麦开始出芽。它们像春天的小草一样，蹭蹭蹭地疯长着，只半个月就给大地穿上了毛绒绒的绿衣。这时，四野里高大的树木上，绚丽的叶子还没有落尽，绿色和黄色、红色，互相映衬，鲜亮极了。

冬小麦在温暖的秋天完成了她人生的第一次分蘖，一株分出数枝，蓬蓬勃勃地生长着。

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，冬天慢慢到来，一次又一次，冬小麦披着白色的霜衣被早晨的太阳光唤醒，抖抖身子，继续生长。秋苗还是软软嫩嫩的苗子，她们还不急着长出枝干。但叶片的颜色却愈来愈深，也就愈来愈老成了。直到腊月里，气温低到零下十几度的时候，真是太冷了，她们觉悟到得立马停止生长，开始整日蜷缩起来，尽可能保存身体的养分。

下了一场厚厚的大雪，是冬眠的时候了。盖上又厚又暖的被子，紧贴着大地，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

漫长的冬眠期里她们经常在梦中听见风儿的悄悄话“睡吧，睡吧，来年变成大馒头。”

最后的梦境是被春风撩拨醒的，痒痒的，酥酥的。快伸伸懒腰，看看身边，原野上大变了样。树木发芽了，小草钻出地面了，大地在微微颤抖呢，仿佛无数生命都在等待着勃发呢，看！连蚂蚁都钻出洞穴，开始大摇大摆地忙碌起来了。

冬小麦是谁呀？是经历过寒冬历练的勇士呢！直直腰杆，要返青喽！

不出几日，她们就重整旗鼓，跟旁边的野草赛着长起来。人生的第二次分蘖也是这个时候完成的，这回，她们再也不用积攒养分，简直是使出浑身解数，想要像放射线一样展示无尽可能。原来的一株，现在分出三四十枝，甚至四五十枝了。

天气渐渐暖和起来，冬小麦们一刻也不停歇地吮吸着大地给的养分，贪婪地接受着阳光的照耀，不知不觉经历了拔节、抽穗、开花、灌浆。

人到夏不久，她们摇晃着沉甸甸的麦穗，整根茎秆由绿变黄，到干燥，日趋成熟。

终于有一天，被收割下来放进粮仓里，磨成面粉，变成白花花的大馒头，来到人们的餐桌上，完成了一生的使命。

这时候，仲夏才刚刚开始啊，树木正葱茏，花儿开得正灿烂，亲爱的冬小麦们结束了她漫长的生长过程，把香甜的麦香留给了人们。

（作者供职于西高分公司）



文／李海莹

冬小麦的逆行



艺海浪花

国画

作者／范天勋（作者供职于两亭检测站）

嘉午台的雪

文 / 滕荣利

得恰到好处。

算上这次，我前后有过3次雪中行，一次爬山途中飘起大雪，天空雾蒙蒙的，近处雪景怡人，远处山峦模糊一片，却也有水墨山水那般美；一次是2019年元旦，千辛万苦爬到高山草甸最高处，雪虐风饕，天地凄迷，像鸿蒙初开，举目四望，除了云雾快速移动，春夏所见的青色山峦，隐入这移动的雾中，手伸出不能超过10秒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冷，匆忙拍几张照片，狼狈下山；还有就是这一次了，真的是一次极美好的体验，三两好友，不冷，景美，如平常散步般穿越了一条长长的水晶路，体验一次如古人般的慢生活。

水晶路之后，路便不再平坦，只是树上的雾凇更美，更晶莹，走几步，抬头看看美丽的雾凇，继续再走，到了一处平台，休息片刻，又走了一段极难走的石阶路。我是一个对数字没有概念的人，不知道这窄小的石阶路是一尺宽还是二尺宽？两人若是并排行走，必须侧身才能通过，扶着

铁锁链，攀援一段近乎80度的窄小石梯，幸亏戴着手套，否则手真会粘到铁锁链上。攀援到石梯的尽头，转过一块大石，我们一行见到了生平难忘的美景：幽谷深壑间布满了白云，云随风而动，起伏跌宕，宛若仙境。这里的云海雪白雪白，没有一点杂质，看上去柔柔的，软软的，黑褐色的峰顶隐隐约约，若隐若现，如诗，如画，似琼楼，如玉宇，诡谲奇幻，美艳动人，感觉会有仙女随时从云海里飞出，忍不住想伸手触摸一下这夺人魂魄的云。悬崖周围的树木，灌木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雾凇，蓝天，云海，雾凇，山峰，灌木，层次分明，虚实相生，我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竟不能挪步。在这样的美景里，一切的俗世纷争、名利、得失都如潮水般散去，内心清宁安好。

嘉午台的雪，真的是得天独厚，春有百花，夏有清泉，秋有红叶，冬有白雪，一年四季都如诗似画。我最爱的要属嘉午台的雪了。

（作者供职于陕西公路集团有限公司）

美景风情

今年的雪来得有点早，刚开始是冰霰，慢慢的雪有点大了，可也没到大雪，只是小雪花飞飞扬扬，可能是城市温度太高，雪还没来得及过多停留，便毫无踪迹，一点也看不出下过雪的样子。想起去年的嘉午台之行，想起那条被大雪覆盖的水晶之路，想起雾凇和云海并存的清寒绝景，心里是满满的回忆。

记得我们一行5人顺着经常进山的路线，往嘉午台的深处、高处走去，雪越来越厚，然而并不寒冷，转过一座被大雪覆盖的庙宇，空间突然开阔起来，一个冰雕玉砌的世界展现在眼前，使人疑心穿越进《冰雪奇缘》的世界中。低矮的灌木，高大的树木，阳面的枝干被厚厚的积雪覆盖。越往海拔高的地方走，覆盖的积雪变成了雾凇，满山遍野玉树银花，在蓝天的映衬下，格外晶莹剔透。

在一处空旷的地方，我们一行坐下休息，同行的一位姐姐，是位茶艺爱好者，没想到，她竟然背了全套茶具上山。本来想

着学学古人，以雪烹茶，看了附近几棵树上的积雪，不是很洁净，打消了念头，老老实实用携带的矿泉水泡了茶。这位姐姐真是一位泡茶好手，温壶、置茶、醒茶、冲泡一气呵成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优雅唯美。一样的茶，在她手里却泡出了不一样的口感，一口入喉，犹如冬日阳光般熨贴，普洱茶特有的醇香，飘散在清冽的空气中。我用手机播了一曲巫娜的古琴《高山流水》，古琴清亮的声音在这琉璃般的风景中，绵延开去，伴着茶香，光阴一寸一寸地去了……我们一行，就在雪地上铺上随身携带的坐垫，席雪而坐，听着清音，喝着普洱，赏着雪景，那份惬意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喝了半小时茶，也休息的差不多了，收起茶具，戴上雪套，穿上冰爪，继续往高处走去。

山里的雪，或许没人打扰，下得我行我素，下得酣畅淋漓，因此山里的雪格外美丽。没想到，这条线路视野所及，空间感刚好，雾凇的形状、质感也与众不同，美